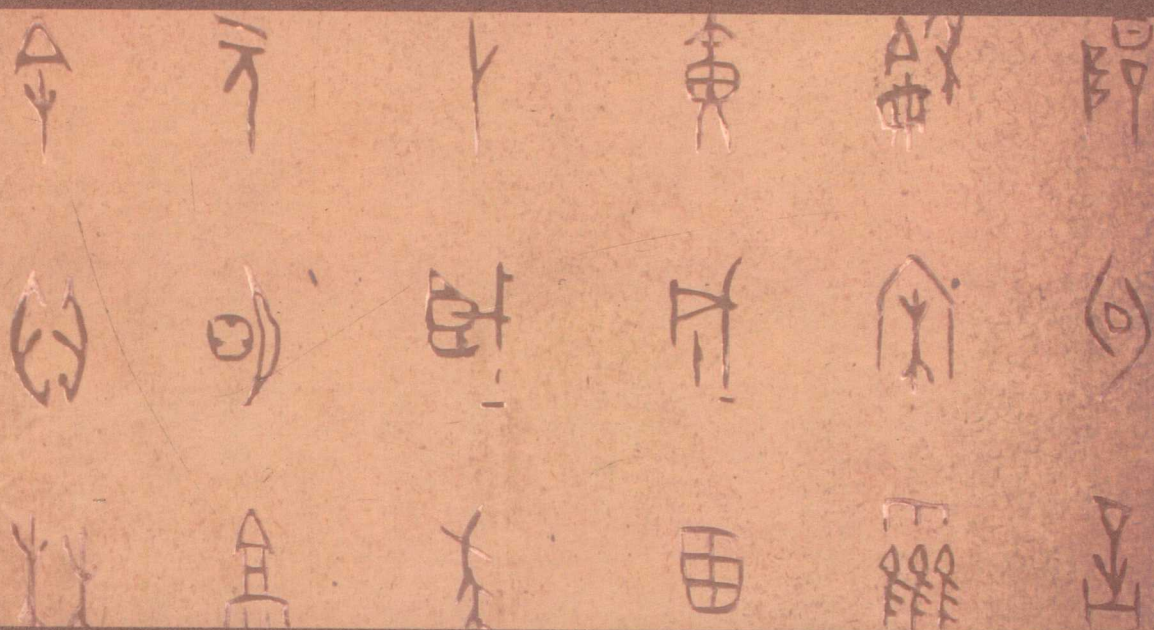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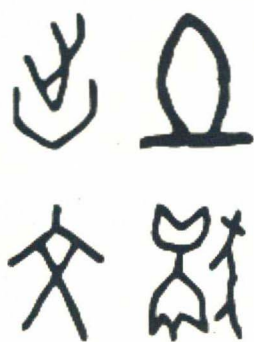


清華二《繫年》 集解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合著





出土文獻譯注研析叢刊

清華二《繫年》 集解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 合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清華二《繫年》集解 / 蘇建洲、吳雯雯、

賴怡璇合著。-- 初版。-- 臺北市：萬

卷樓，2013.12

面；公分。-- (出土文獻注釋譯注叢刊)

ISBN 978-957-739-832-1(精裝)

1. 簡牘學 2. 研究考訂

796.8

102023790

清華二《繫年》集解

2013年12月初版 精裝

ISBN 978-957-739-832-1

定價：新台幣 1800 元

作 者 蘇建洲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吳雯雯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賴怡璇

電話

02-23216565

發行人 陳滿銘

傳真

02-23218698

總編輯 陳滿銘

電郵

editor@wanjuan.com.tw

副總編輯 張晏瑞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責任編輯 吳家嘉

電話

02-23216565

編輯 游依玲

傳真

02-23944113

編輯助理 楊子葳

印刷者

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路書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撥帳號

15624015

自序

二〇〇二年筆者就讀博士班時，季旭昇老師曾鳩集門人撰寫《《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一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容成氏》的撰寫，在字斟句酌的過程中深感對自己的幫助甚大。後來在幾場學術會議中常碰到同好詢問何時出版新的《讀本》，其中包含台灣、大陸與美國的友人，大家多認為這套書籍可以讓初學者一窺楚簡的堂奧，也可見撰寫出土文獻讀本確實有其積極意義。幾年後，我也忝為人師，當年的經驗讓我一直想讓研究生從事出土文獻讀本撰寫的工作。此外，裘錫圭先生在一九八五年發表的〈談談學習古文字的方法〉一文中提到：「李學勤《談自學古文字》一文引用已故古文字學家唐蘭的一句名言——『古文字學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文史知識》1981年6期，頁5）；這就是說，如果想學好古文字，必須掌握古文字學之外的很多知識。按照我的體會，在必須掌握的那些知識裏，最重要的是古漢語方面的知識。古文字是記錄古漢語的，如果對古漢語很不熟悉，就沒有可能學好古文字。熟悉古漢語的主要方法就是讀古書。我們的條件跟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不一樣，不可能像他們那樣花非常多的時間去讀古書，但是至少要想法集中時間精讀一部篇幅適中的比較重要的古書。對學古文字的人來說，最適合精讀的古書也許可以說是《左傳》。」裘先生的話我一直深記在腦海中。二〇一一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出版了，清華大學李學勤教授所率領的整理小組對《繫年》簡文作了精準詳實的釋文與注釋，為讀者提供了學習上的方便。我在拜讀後認為這批材料的主要內容與《左傳》有密切的關係，對古文字專業的研究生來說，藉由從事《繫年》的集解、翻譯、按語工作，可以增加對先秦史的深刻認識，對日後古文字的研究工作肯定大有助益，於是興起撰寫《繫年》讀本的念頭。二〇一一年便以《《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貳）》研究》為題，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計畫立項，承蒙審查委員厚愛，這項計畫順利通過了，這是筆者要感謝的！此後筆者邀請吳雯雯、賴怡璇兩位博士班

同學與我共同撰寫《繫年集解》一書，兩位同學對這項工作都高度重視，寫作態度非常認真。國科會計畫執行時間自二〇一二年八月至二〇一三年七月，在這一年的時間中，我們歷經密集的討論、互相評論對方的文章、文稿多次的修改後，這項工作終得以初步完成，期間兩岸的師友也惠賜不少高見，讓我們受益甚多。同時為讓《集解》名符其實，在初稿完成後，我們又以「補記」的方式隨時增補新見專書及期刊論文，並於「補記」之後適當地修訂按語，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八月初才結束。為順利完成這項工作，期間也推掉了一些重要學術會議的邀約，雖然覺得可惜，但衡量自己的能力，實在也是莫可奈何，只能向會議主辦人深深致歉了。由於《繫年》涉及的時間跨度從西周到戰國，需要閱讀的資料很多，加上教學及家庭百事叢脞，時間被分割的比較嚴重，本書只能算是初步的探索。《繫年》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期盼各方賢達先進共同持續來發掘這座寶藏。

二〇一三年八月序於臺中

凡例

- 一、本書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為釋讀的範圍，內容計有二十三章，各章撰寫人如下：第一、八至十三、十八、二十至二十三章由蘇建洲撰寫。第二至五、十五章由吳雯雯、蘇建洲共同撰寫。第六至七、十四、十六、十七、十九章由賴怡璇、蘇建洲共同撰寫。「繫年人物表」、「繫年大事表」由蘇建洲編制。
- 二、撰寫包含「章旨」、「釋文」、「語譯」、「集解」四部分。「章旨」是簡要敘述本章的內容大要以及牽涉到的相關史實。「釋文」以《繫年》整理者撰寫的釋文為底本，再根據學界的研究成果加以訂改。「語譯」是對「釋文」加以白話翻譯，力求明白曉暢。「集解」是以詞條為單位，先蒐羅學者的考釋意見，每位撰寫人再加上按語。本書所收諸家說法至二〇一三年八月。
- 三、書中所引學者的考釋文章偶用簡稱，其全稱請見書末所附參考書目。



目次

自序	1
目次	1
凡例	1
《繫年》第一章集解	1
《繫年》第二章集解	37
《繫年》第三章集解	141
《繫年》第四章集解	199
《繫年》第五章集解	263
《繫年》第六章集解	315
《繫年》第七章集解	355
《繫年》第八章集解	391
《繫年》第九章集解	409
《繫年》第十章集解	431
《繫年》第十一章集解	439
《繫年》第十二章集解	471
《繫年》第十三章集解	481
《繫年》第十四章集解	495
《繫年》第十五章集解	529
《繫年》第十六章集解	635
《繫年》第十七章集解	661
《繫年》第十八章集解	683
《繫年》第十九章集解	737

《繫年》第二十章集解.....	761
《繫年》第二十一章集解.....	789
《繫年》第二十二章集解.....	823
《繫年》第二十三章集解.....	871
引用書目及簡稱	927
附錄一 《繫年》人物表.....	1
附錄二 《繫年》大事年表.....	13
附錄三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考釋四則.....	47

《繫年》第一章集解

【章旨】

本章是《繫年》的第一章，文章背景是西周時代。全文可分為三部份：第一，周武王鑑於商紂未敬天禮神是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之一，遂設立帝籍於千畝，供登祀上帝天神使用，這也說明「千畝」是地名，而非田地單位名稱。第二，提到周厲王因施行暴政失去民心而被國人流放於彘，共伯和攝政十四年後宣王方即位。這可以說明「共伯和」是一位大臣，而非一群臣子。同時證明他沒有篡位，攝政的十四年仍屬周厲王的紀年。第三，宣王三十九年姜氏之戎與周師發生千畝之戰，可以證明《周本紀》、《國語》、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是可信的。藉由《後漢書·西羌傳》：「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的記載，可知宣王年三十九征「申戎」，即「姜氏之戎」，皆可與「千畝之役」並觀。同時，《史記·晉世家》載「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可知晉穆侯十年為宣王三十九年，穆侯元年為宣王三十年，其父親晉獻侯卒於宣王二十九年。若「晉侯穌鼎」器主人如學者所說是《世本》的「晉獻侯蘇」、《晉世家》的「晉獻侯籍」，則晉侯穌鐘「惟王三十又三年」應如李學勤先生所說是指厲王三十三年。

【釋文】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彜（恭）帝=（上帝？）^①，禋祀不彜（寅）^②，乃乍（作）帝敎（籍）^③，以彙（登）祀帝=（上帝）天神名之曰【一】

千畝(畝)④，以克反商邑⑤，專(敷)政天下⑥。季(至于)東(厲)王(厲王，厲王)大瘡(虐)于周⑦，卿士(士)、者(諸)正、萬民弗刃(忍)于卒(厥)心⑧，【二】乃歸東(厲)王于散(殽)⑨。龍(共)白(伯)和立十又四年⑩，東(厲)王生洹(宣王，宣王)即立(位)⑪，葬(共)白(伯)和歸于宋(宗)⑫。洹(宣)【三】王是始(始)弃(棄)帝籍(籍)弗畋(田)⑬，立卅(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白(師)于千畝(畝)■。⑭

【四】

【語譯】

過去周武王觀察到商紂不恭敬上帝，禋祀之禮不誠敬(所以導致覆亡)。因此武王乃設立帝籍，以供祭祀上帝天神之用，命名為「千畝」，以戰勝、顛覆商朝，施行政事於天下。到了厲王時，對周朝人民施行暴政，卿士、大臣與萬民不能忍受其虐戾之心，便將厲王流放到殽。共伯和起而攝政十四年，厲王之子宣王即位，共伯和歸宗於衛，宣王卻拋棄帝籍耕作之禮。在位三十九年時，姜戎大敗王師於千畝。

【集解】

①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葬(恭)帝(上帝)

(一) 昔

華東讀書小組：「昔」，類《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古代古史或傳說，皆由耆老、宿學以口說方式，傳給弟子，弟子轉而書之竹帛，故起始標明為「昔」。亦可以藉此了解竹簡《繫年》之屬性，乃一家法或學派師承之古史觀。((書後(一)))

建洲按：「昔」，時間副詞，表示事情發生在過去，多用於句首，古書

及出土文獻常見。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集成》2836 大克鼎「王若曰：克，昔余既令汝出內（入）朕令。」《集成》4296 鄠簋蓋「王曰：鄠，昔先王既命汝作邑，兼五邑祝，今余唯申就乃命。」《子羔》簡1「孔=（孔子）曰：『昔者【禪】而弗殪（世）也……』。」《從政》甲1「聞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容成氏》簡6「昔堯冗（處）於丹府與菑陵之間」，簡49「昔者文王之佐紂也，如是狀也。」《中弓》18「昔三代之明王，有四海之內，猶來」、《曹沫之陳》簡1「昔周室之封魯」，《繫年》也是相同的用法。至於說可以看出《繫年》屬性云云，似乎引申過度。

（二）監觀

整理者：監，《詩·節南山》傳：「視也。」（頁136，注1）

子居：監觀又可見於《銀雀山漢簡·陰陽之十二》：「帝之司德，監觀於下。」和《詩經·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1~4章解析〉）

陳偉：今按，「監觀」見于古書，爲一詞。《詩·大雅·皇矣》：「監觀四方，求民之莫。」鄭箋：「以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淮南子·泰族訓》：「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漢語大詞典》：監觀，「觀察；觀覽。監，通『鑒』。」可參。（〈札記（三）〉，簡帛網，2011.12.23）

（三）商王

華東讀書小組：「商王」，指商紂。（〈書後（一）〉）

(四) 不𡔷(恭)

整理者：商王不恭上帝，參看《書·牧誓》：「今商王受……昏棄厥肆祀弗荅」，但後者鄭玄注以為指祭宗廟。(頁136，注1)

王坤鵬：認為斷句應斷於「不恭」，而非「不恭上帝」連讀。「不恭」在文獻中多不跟賓語。例如，《尚書·盤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詩經·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孟子·公孫丑》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又《萬章》下「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史記·吳王濞列傳》「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等等。由上舉用例來看，「不恭」一辭多是指人臨事不敬，一般用來泛指一個人的品德。例如《尚書·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偽《孔傳》注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氏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這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就是不恭。又《穀梁傳》宣公三年「『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范寧注：「譏宣公不恭，致天變」，又上文所引《孟子·公孫丑》文，朱子注「不恭，簡慢也」，均是指人在臨事時表現出簡慢不敬，並不專針對某一特定對象。《繫年》此句「商王之不恭」為泛指商王德行敗壞。(《繫年》第一章句讀商榷)，復旦網，2012年5月29日)

雯雯按：「不𡔷(恭)帝=(上帝)禋祀不𡔷(寅)」之斷讀，整理者斷讀為「不𡔷(恭)帝=(上帝)，禋祀不𡔷(寅)」，王坤鵬則斷讀為「不𡔷(恭)，帝=(上帝)禋祀不𡔷(寅)」，其理由為「不恭」在文獻中多不跟賓語，且將「禋祀」視為動詞，所以「上帝禋祀」即「煙祀上帝」，並認為「不恭」之義為「均是指人在臨事時表現出簡慢不敬，並不專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如舉《尚書》：

《尚書·盤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

而《尚書》又有其他的例子：

〈大禹謨〉「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王說以「不恭」為詞，多不跟賓語，但〈甘誓〉則有「汝不恭命」的用法。

「恭」，敬也。「不恭上帝」即對上帝不恭敬，其它類似的用法還有：

〈盤庚〉「各恭爾事」。

〈康誥〉「乃弗克恭厥兄」。

〈君奭〉「大弗克恭上下」。

〈多方〉「惟夏之恭多士」。

可見王坤鵬之說實不可信，今從整理者的斷讀。

(五) 帝= (上帝)

整理者：「上帝」合文，原有合文號。(頁136，注1)

何有祖：商王之不恭帝= (上帝) 以登祀帝= (上帝)，「上帝」合文兩見，其寫法分別作：、。後一形，明顯是上帝合文，釋文作「帝= (上帝)」當是，前一形，合文中沒有「上」的形體出現，在處理上應有不同。

(〈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札記〉, 簡帛網, 2011.12.20)

建洲按: 楚簡其他上帝合文作:

𡗗 (《簡大王》06)、𡗗 (《程寤》簡4)

《繫年》「帝=」字前一形作「𡗗」, 未見「上」旁, 是否一定讀為「上帝」待考。

看校補記: 「不𡗗(恭)𡗗」, 郭永秉先生認為應讀為「不恭禘帝」, 即對禘祭上帝這件事不恭敬。「𡗗天神」, 郭永秉先生認為「𡗗」是「土帝」的合文, 「土帝」是五方帝的中央一帝, 也就是黃帝。見郭氏: 〈近年新出戰國簡資料給上古傳說研究帶來的反思〉,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講座,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日。

② 禋祀不蠹(寅)

(一) 禋祀

王坤鵬: 關於禋祀, 還應該指出, 《繫年》中說到周武王作帝籍田以收穫糧食, 用來釀酒, 用此酒以禋祀上帝。此「禋祀」應如上引《周禮》鄭玄注及賈公彥疏中所釋, 即「禋之言煙」、「芬芳之祭」, 指以酒香、酒氣等來祭祀上帝天神。《說文》卷一上「示」部云: 「禋, 潔祀也, 一曰精意以享為禋」。這種以酒的芬芳之氣祭祀上帝的祭祀當然也可以稱為「潔祀」、「精意以享」, 只是《說文》中「禋」的字義已經較為模糊, 對這種祭祀具體的操作方式已不甚了解。(〈第一章句讀商榷〉)

建洲按: 《周禮·春官·大宗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注: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 煙氣之臭聞者。」孫詒讓《正義》: 「竊以意求之, 禋

祀者蓋以升煙為義。」

(二) 不𡊗(寅)

整理者：𡊗，讀為「寅」，《爾雅·釋詁》：「敬也。」「𡊗」字寫法亦見戰國齊器陳侯因資敦（《殷周金文集成》四六四九）。（頁136，注1）

華東讀書小組：「寅」，字原從皿、寅聲，整理者讀為「寅」、訓「敬」（《爾雅》）。案，「禋祀」為潔祀，「寅」疑應訓「演」（《釋名》、《廣雅》）、「進」（《爾雅》）、「引」（《禮記·月令》疏，《說文》「演」訓「長流」）。（《書後（一）》）

子居：寅，整理者言：「《爾雅·釋詁》：『敬也。』……寫法亦見戰國齊器陳侯因資茲敦（《殷周金文集成》四六四九）。」所言甚是，該字寫法與楚文字明顯有異，下文「登」字又與《汗簡》登王庶子碑同，說明《繫年》原始材料中存在著並非出於楚人之手的部分。（〈1~4章解析〉）

朱鳳瀚：周武王對商人亡國之緣由的認識，即認為商王對上帝不恭，其表現即是「禋祀不𡊗(寅)」。寅，當如整理者據《爾雅·釋詁》讀為「敬」。《尚書·多方》記周公謂夏桀「弗永寅念於祀」，偽孔傳釋曰：「不長敬念于祭祀」，與「此禋祀不𡊗(寅)」，即以不崇敬之心來對待禋祀。而武王乃「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正是要講武王反商王之道而行，即為了提供禋祀上帝的祭品而行籍禮，並專為此設立了名曰千畝之籍田。《國語·周語上》記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時言「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將籍禮不僅與上祭上帝而且與整個農事聯繫起來，倒不如簡文明確地將千畝籍田之功用鎖定在為「乃作帝籍以登上帝天神。」更合乎籍禮主旨與西周初周人設千畝籍田之本意。（〈西周史事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1）

建洲按：「𡊗」，讀為「寅」或「賁」，敬也。相關字形如下：



(𡇗, 《繫年》簡 1)



(𡇗, 陳侯因資敦)



(𡇗, 陳助簋蓋)



(𡇗, 《祭公》簡 15)

劉洪濤先生對這些字形有很好的分析，他指出：

「𡇗」字應分析為從「鬼」、「𡇗」聲，是夤敬之「夤」的專字。《集成》4190 號陳助簋蓋銘「恭𡇗（夤）鬼神」，《論語·雍也》「敬鬼神而遠之」，是說對鬼神應該採取敬畏的態度，所以表示夤敬義的「夤（夤）」可以用「鬼」作為意符。聲符「𡇗」也見於齊系金文陳助簋蓋銘和陳侯因資敦銘，前者從「血」，後者從「皿」，皆用作夤敬之「夤」。（原注：孫剛：《齊文字編》第 130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我們認為，從「血」的寫法是正體，從「皿」的寫法是省寫，與古文字「盟」所從之「血」省作「皿」同例。「盟」字從「血」表現的是歃血為盟，是一種宗教儀式，故其字或寫作從「示」。（原注：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第 472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𡇗」字從「血」，應該取意于歃血時對鬼神的誠敬，所以其字也應該是夤敬之「夤」的異體。夤敬之「夤」字既以「血」為意符，又以「鬼」為意符，跟「盟」字既以「血」為意符，又以「示」為意符相近。（〈清華簡補釋四則〉）

其說可從。本簡「𡇗」所从「寅」旁寫法常見於楚文字，與陳侯因資敦「𡇗」的「寅」旁以及
(寅, 陳純釜)、
(寅, 陳逆簋) 寫法不同。楚文字自然也能有寫作从「寅」从「皿」的「𡇗」字。說此字寫法「與楚文字明顯有異」並不正確。

其次，關於「禋祀不寅」，朱鳳瀚先生指出：

所謂「禋祀不寅」，可以說是既反映了真實的一面，但又不盡真實。這是因為根據殷墟卜辭資料可知，儘管「上帝」在商人所設立的諸神中佔據重要位置，有相當大的自然權能與人事權能，其影響力與破壞力均超過其他神靈，是商王既敬畏而又不能實現有效交流的天神，是因為在卜辭中見不到商王祭祀上帝的辭例，商王從不像祭祀其他祖先神與自然神那樣，使用從人牲、獸類到農作物的各種祭品來討得神靈之喜悅，以獲得神之佑助。也正由於上帝不食人間煙火，無法採用祭祀手段來與上帝交流，……依筆者的看法，上帝並非是商人的祖先神、保護神與至上神，而是商人在探索統一世界的神秘力量過程中幻想出來的一種天神，是這種宗教性思考不成熟的產物。與商人不同，從文獻與金文資料可知周人始終有祭祀上帝的傳統，上帝可以說具有周人祖先神的色彩，且被周人視為保護神。這樣看來，周武王所監觀到的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的行為，實際上並非是由於商王對上帝的怠慢，而是商人宗教觀念所決定的，商人本無祭祀上帝之制度。」（《西周史事考》，頁3）。

謹按：裘錫圭先生曾指出：

商人所謂上帝（卜辭多稱「帝」），既是至上神，也是宗祖神（原注：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青銅時代》1952年版，頁9）。按照上古的宗教、政治理論，王正是由于他是上帝的嫡系後代，所以才有統治天下的權力。《尚書·召誥》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可見商王本是被大家承認為上帝的嫡系後代的。周王稱天子，也就是天之元子的意思。上帝的「帝」跟用來稱嫡考的「帝」，顯然是由一語分化的。從以上所說的來看，商王用來稱呼死去的父王的「帝」這個詞，跟見于金文的「帝（𣎵）考」的「帝」（𣎵）和見于